

17

V
J550.8
L61

南華真經義纂卷之四

李杲纂褚伯秀義海朱得之通義

外篇

駢拇第八

駢拇音母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

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
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
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
天下簞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
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音
以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揚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
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
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跂長者不爲有餘短者
不爲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

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
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
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
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
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矜貴富故意仁義其非
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蹢也且夫待鉤
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
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
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

不以繩圓者不以矩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
束不以繩音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
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
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繩音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
哉使天下惑矣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
耶自虞氏招矯音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
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
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
則以身殉名大夫以身殉家聖人以身殉天下故此

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
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
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
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
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
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
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
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
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且夫

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

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褚氏曰本經內篇命題本於漆園各有深意外篇雜篇則為郭象所刪修但摘篇首字名之而大意亦存焉內篇既詳述道德性命之理故於外篇首論所不當有者猶駢技贅疣之於形也竊謂此篇本意原於道德經之餘食贅行之於明自矜自見者之遠於道南華敷演滂流浩瀚若此蓋弘道闡教不得不盡其辭而達其意以祛世俗之迷使之自然而合乎道也夫人之德性粹然如玉在璞中其所以漸被木潤山輝及為聰明所鑿仁義所分但知求善於物在己之真淳喪矣故舉曾史離曠楊墨得性之偏沿習之僻是為多駢旁枝之道而天下猶奔莩之舉失其性命之真離其道德之正所以

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錐之連之以羈音壞

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者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楸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者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无蹊隧澤无舟梁萬物羣生連

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繫羈而遊

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反去規夫至德之世國與禽獸

居族與萬物並乎惡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

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

人反蒲結鑿反悉結為仁跼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

漫為樂摘擗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

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

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

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

聖人之過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

怒則分背相踉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

月題而馬知介倪闔扼驚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

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

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及

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

下之心而民乃始跼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

亦聖人之過也

之也愚則天性不鑿立法則加損於性外矯揉而為之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介倪云云孟子反其旄倪此言介者有去就也倪者認牧豎也倪扼曼銜轡馬之所侮也介闔鷲說竊馬之智也

總論

褚氏曰是篇一意語分四節首叙題意以御焉明治民與尚書御馬喻臨民義同而此篇首民形容馬之性情喜怒曲盡其態雖畫竿之工曾不是過然則人心之善否又安能逃其精鑒哉次借陶埴立論以演上文言有心有為於治而搜拂天下之性情不若無為而任物之自化也又舉至德之世無知無欲後王立法天下始疑伯樂之從事乎燒剔刻雕以求追風之名步名曰治之而害莫甚焉所謂聖人之過者設為仁義禮樂以教民號之令之唯恐其不至殊弗悟枝葉繁而根幹衰政迹彰而姦弊作此淳朴之所以散刑罰之所以興上下文亂而不息也故漆園高言以矯之博喻以啟之使天下舍偽還真知所趨向有以見至人之心猶

未忍恣然於世也未引上古民淳俗厚煦煦然自樂以證皇王無為之效後世聖人束以禮樂慰以仁義求治大過而呈於不可治矣太上曰治大國若烹小鮮南華之論得之

怯篋第十

將為怯

怯音發也

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

緘滕固局鐫

反古穴

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

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滕局鐫之不固也然

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

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

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齊國鄰邑相望

雞犬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龍逢斬比

于剖莢弘脰

勅抵反

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

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虛谷丘夷而淵實

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
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為
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
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
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
以知其然耶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
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耶故逐於大盜揭
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
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

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
器不可以示人彼聖知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
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
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
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
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
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
攬力的反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
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

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燭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

舉踵曰：「果所有賢者，羸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迹接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耶？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鈎餌網罟罾筴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置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

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

四時之施喘矣

耳轉反

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

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

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噶

噶之意噶噶已亂天下矣

褚氏曰是篇以肱篋命題諸解罕及肱字之義惟林疑獨云肱開也今考監韻肱脅也則肱篋者從篋之脅旁開而取物此竊盜之行也經意謂治失其道法令茲彰上以知防民民亦以知窺其上防之弗周必將乘間而有之故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田成子盜齊并竊其聖知之法以致身安國霸則知盜亦有道而世俗之聖知不足恃也如此四子之不免乎戮宜矣世間善惡仁塗皆資聖人之

通而立然而爲惡者常多趨善者常少則其利天下少而害天下多也可知蓋消長之勢猶唇齒川谷之相因若重以聖知治天下其爲盜賊之利不輕矣爲器以平之并器而竊之立法以治之并法而竊之吾將柰何哉此實由乎爲治者不能弘道德以公天下之情然後姦雄得竊其權以爲私利天下始有被其害者矣南華務在絕聖棄知剖斗折衡思復上古無爲之治然其還淳反朴之要在明乎真知以正其所趨復乎真善以全其所受而已爲欲矯世俗之弊其言不免乎過訐觀以激回之馬蹄未足盡其喻至肱篋而極矣柰何道大難容徒托空言獨唱於前卒無和者無恠乎古今抱道之士高蹈山海而不反也吁使任輔世之君子皆漆園之用心何患乎世道之不興淳風之不復哉

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

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以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耶毗於陽大怒耶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音矯詰卓鷲而後有桀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善者不足舉天下

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凶凶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而且說明耶是淫於色也說聰耶是淫於聲也說仁耶是亂於德也說義耶是悖於理也說禮耶是相於技也說樂耶是相於淫也說聖耶是相於藝也說知耶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鬻卷愴攘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耶乃齊戒以言之

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儻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褚氏曰在者存之而已有天下而不與焉宥者矜而恤之故視民如傷焉是以聖君端拱乎廟堂之上百姓恬愉於畎畝之中性不淫而德不遷形聲和而天地應上古至治之風也自三代而下洶洶然以賞罰爲事使民無以安其性命之真至戰國縱橫則賞之而不勸罰之而不畏矣南華立在于

之論有心於復古者與人處世間日與物接遇有逆順喜怒不盡忘在乎調之適宜發而中節不失乎同然之情而已若過喜過怒猶天地偏陰偏陽則寒暑爲之失序況於人乎原其太過之由本於堯桀之治一使民欣欣一使民瘁瘁此喜怒之所由生也由是而善惡著焉賞罰立焉天下始高亢其行窮詰其辭卓異鷙勇於事爲之間善者爲曾史惡者爲桀跖舉天下不足以爲勸懲何暇安其性命哉任治道者至是亦無所施其術矣而江海山林之士猶拳拳在念覲有以救藥而痊復之其言雖諛詭而心則義黃也豈可以迹異而輕議哉聰明仁義禮樂聖知八者雖出於人爲各具自然之理行其所無事則亡之不爲失存之不爲得也若心有所悅則滯迹成弊害有甚焉者矣行所無事則安其性命之情滯迹成弊則鬱卷愴攘而亂天下也愴攘二字諸解並以亂釋之而無音切按毛晃增韻以愴攘之攘附寧字條引爲莊子註續考漢書賈誼傳國制愴攘上音愴任庾切下女庚

切亂也詳此經文愴懷字舊以亂釋之則當與於漢書愴懷音訓同鬱卷謂拘束於仁義禮樂愴懷謂馳驟其聰明聖知一人膠擾於上何望天下之泰寧然天下猶慕而尊惜之齋戒以言則神其說跪坐以進則重其傳至於鼓歌以儻之則樂之無厭其惑不可解矣吾柰此何哉此重歎之辭不得已而臨泣迫而後動也莫若無爲任物性之自然故貴以身爲天下則不賤其民愛以身爲天下則能親其民若是然後可以寄託天下矣寄託互其文不必分輕重無解於五藏歟五常而歸於道也無擢其聰明泯聲色而全其真也是故善處者以時而出其出必神善寂者以時而鳴其鳴必大皆由已涵養之功以符至神之運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從容無爲我自得也萬物炊累物自得也物我俱得天下治矣又何暇治天下哉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

無撓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下因殺淖約柔乎剛

強廉剗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

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憤驕

而不可係者其惟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

之心堯舜於是乎股其胫音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

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

勝也堯於是放讜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峽流共工

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

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

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哀矣大德不
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
斲斤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
在撻人心故賢者伏處太山堪反苦咸岩之下而萬乘
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
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
梏之間噫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耻也甚矣吾未知
聖知之不為桁楊接摺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枘也
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嚙虛交反矢也故曰絕聖棄知

而天下大治

褚氏曰天下不治然後有治之之名民心不減然
後用臧之之術治術之設興於中古立法之君而
弊於後世之徇迹者所謂木植之性豈欲中規矩
鈎繩哉崔瞿不明人心本具至善乃欲以政治善
天下之心老聃告以但勿撻之足矣何乃作為以
善之今人心之弊多好抑下尊高所以至於爭競
囚殺而不知綽約所以為柔剛強之道遂廉劓其
鋒雕琢其質喜怒外觸冰炭內攻一點冲和幾何
而不銷鑠哉況念頭一舉萬水千山寧靜飛揚天
淵不足為喻此所謂僨驕而不可係者也上古無
為君民各適處混茫而得澹漠焉黃帝為治始以
仁義撻人心至堯舜則政治畢具撻之愈深撻之
既深犯之必力故不免施四凶之誅而天下大駭
恩害相生理之必至者也上有不同之治下有
同之德性命爛漫而無以復百姓求竭而無以供
於是斲鋸推鑿之禍興天下大亂不可救藥賢者

伏處以避禍萬乘憂慄而苟存以至殊死者相枕
於道路刑罰不中可知矣而爲治者乃始懷臂乎
桎梏之間謂已足以任繁劇而善治亂也殊弗悟
治亂之由實爲自召無異置人於墊溺而後褰裳
力拯以爲恩非惟彼遭困厄而已亦勞且憊矣由
是知世所謂聖知仁義未必不爲拊揚桎梏曾史
楊墨未必不爲桎梏利器也道德經云我無爲
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斯爲不治之治歟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

原本脫年字

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

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
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人民吾
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
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

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

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

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還邀之廣成子

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載拜稽首而問曰

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

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

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无視无聽抱神以靜

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

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

長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爲敗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載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

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緡音泯合也乎遠我昏乎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朱氏曰問者物之質言不必問也官者物之殘言不當問也雲氣二句只形容氣不寬和與前篇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意同窈冥者至道之體昏默者造道之極此道之虛也無視無聽一氣抱神自然靜者形將自正此身不治而本治神之虛也必靜必清三句言用功煉神合道之虛也目無所見三句言煉形合神也前言乃可長生神也後言形乃長生形也此用功次第也慎女內承必靜必清三句意閉女外承目無所見三句意戒辭也內慎則根清靜外閉則塵清靜也我爲女四句乃言我今日此言爲女直發盡陰陽之極與女同還太虛也大抵天地陰陽萬象各有其職不必參之以我但慎守女身如上所云民人自得具養羣生自得其遂矣是以我惟守此一之虛而與物無乖戾

故久而不衰也前言收精佐穀官氣遂生皆善守身之餘事但在本末先後之間耳彼其物無窮至篇終只是言自家將還造化與他人之死不同也千二百歲而入無窮之門形長生也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而獨存者神之長生也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脾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贊然立曰叟何人耶叟何爲此鴻蒙拊脾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聞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爲之奈何鴻蒙拊脾雀躍掉頭曰吾弗知

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耶天忘朕耶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執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下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意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僊僊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

曰意心養汝徒處无爲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

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滓尸頃冥解心釋神莫然無魂

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

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闕其情物

故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

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褚氏曰雲將施雨澤調陰陽者過扶搖之枝喻趨
動境明其欲出而澤物也鴻蒙元氣雀躍而游言
運動自適元氣運而雨澤施以譬聖君在宥之化
雲將願合六氣以育羣生不免於有心與前章取
天地官陰陽義同鴻蒙以不知答之道盡於此雲
將不能領會而退泊再遭鴻蒙復有問始告以不

知所未知所往言求諸已而足不在遠
浮遊於世執掌自得然以觀見真理又何必向
外求知哉此數句發明有以教之而雲將猶未悟
乃自陳其猖狂不得已於民之狀鴻蒙就箴其失
謂汝徒務多言多事以亂天道逆物理敗其默默
之天故飛走草木昆蟲皆失其所此治人之過也
毒訓治言有治天下哉汝歸休乎無復多問雲將
心疑未釋在願聞一言鴻蒙告以汝所疑者爲心
失其養心者神之舍養以無爲則神全神全斯足
以化物自墮爾形體至莫然無魂乃養心之訣至
極則養亦忘矣萬物絪縕各歸其根動極必靜自
然之理何容知識於其間但當渾渾沌沌守而弗
失知識一萌則離道矣問名闕情皆屬乎知倘能
絕此任物自化何在乎合六氣以育養生哉雲將
乃悟多言足以害道示默之爲降德在反求諸身
而已由是知以澤物爲已任者勞而罔功任天下
之自治者逸而俱化蓋育萬物和天下不越乎全
神養心之功古之神人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者

此以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常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乎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其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

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已無已惡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

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王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

光時之昔明乎為治者罪在擾人心此折揚經緯之所自來而桀瞽之所以為利者也故黃帝問道於空同告以抱神正形清靜長生之要身為本家國次之未有身至而國亂者也今之君天下者能力行廣成之言則三代之治不難復取天地官陰陽皆在吾無為中此所以為在宥之道鴻蒙告雲將以墮體黜惇守根不離所以為治身之道也其篇末歷敘君臣禮法殆無遺論及天道人道之分在有為無為之別相去雖若不侔根於其心見於事業一也特以表君臣之分王其所當為者耳太上云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

南華真經義纂卷之四

終